

中国戏曲 想说爱你不容易

文/曹明霞

母亲是个戏迷，少年时我家那贫寒的小屋里，时常飘起母亲京剧的唱腔，《苏三起解》《杨家将》。在我们姐妹围坐一起干活的时候，母亲的脾气格外地好，她几乎是每唱一句，就被我或另外的妹妹打断：“这句是什么意思？”，母亲就像个耐心的翻译，唱一句给我们译一句，译得她整段的唱腔都支离破碎，最后听完，我们也没听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相比之下，我们更爱听母亲唱的《江河水》《黄河谣》，因为这样的歌儿我们听得懂。

在那样的年代，无论是母亲的嗓音，还是收音机的扩音器，传播出太多的，都是各种革命戏曲和样板戏。我记得在露天的幕布反面，我看现代京剧《杜鹃山》，幕布在冷风的忽啦忽啦刮动中，柯湘那带着两道血的脸变形得非常厉害，我很害怕。我们那时看电

影，首先必需要弄清楚的是出场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好人，就按着好人的思路往下看，是坏人，当然就不指望他有什么好形象了。像电影《地道战》里贼头贼脑的人一出来，大家会不约而同地小声喊：“坏人坏人，坏人出来啦”，而浓眉大眼腰别盒子枪的八路军一亮相，大家则马上准确地判断出：“好人好人。”可唯有那次，《杜鹃山》里柯湘的出场，让大家犹豫了半天，才模糊地认定：她是好人。虽然风把幕布刮得扭来扭去，使柯湘的脸分外狰狞，可是狰狞中也可见一脸凛然，一定是好人；而那个梳着溜光水滑的大分头，一袭黑衣叫什么九（什么久？）的男人，说话阴阳怪气，身子始终歪着，不像个好人样儿，肯定就是坏人了。他坏在哪里呢，他既没拷打柯湘，也没调戏妇女柯湘，他到底怎么坏了呢？整个戏看完，我也没

看明白他坏在哪里，《杜鹃山》究竟演了一个什么意思。

对戏曲唱词唯一听懂的一次，是吕剧《李二嫂改嫁》，“李二嫂我含泪关上房门”——这一句我一下子就听明白了，这是一个叫李二嫂的女人琢磨自己怎么改嫁的问题，就因为听懂了这句，那天我一直趴在收音机旁，想听听她含泪关上房门后要干什么，及至在一知半解中，最后把整出戏听完。

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和戏曲的接触日益多了起来。随着对戏曲了解的加深，我对戏曲的失望也加深了。我无数次地看到过一台戏的产生排练演出拿奖直至最后寿终正寝的全过程，谁都不明白，如若这是在花个人的钱，连傻子都不会这么干。更有意思的是戏曲的那些研讨会，非常滑稽。说到这个省份的戏曲不景气，

北京乃至全国的专家都众口一词地诊断出：不景气的原因是这里的编剧“太老实”。老实这一词非常形象，听到这两个字我就会想到低眉顺眼垂手而立的农人，可是我不明白，北京的编剧不老实，上海的编剧不老实，不老实的他们，又编出了几台“不老实”的戏呢？艺术创作，跟老实不老实有什么关系？在那些戏曲研讨会上，我见过滔滔不绝又分明是在胡说八道的导演，他们错字连篇，词不达意，驴唇不对马嘴，他们都不算老实，他们狂得狠；还有那些出任主角的演员，她们更不老实，哪一台戏的主角不是打败对手后胜出的？她们更厉害，可是让她们谈对剧中人物的理解，平时不读书不看报的她们，穷于表达，离题万里。说编剧太老实，我看不是太老实，是太闭塞了。有几次我听过编剧班的研修课，台上的大师讲的那些东拉西扯，对我这个戏曲外行来说，都听过多时了，没什么新鲜，而那些年老的编剧，还坐在那里，手支着头，微张着嘴，听得津津有味，很痴迷，很投入。所以老实还是不老实，跟戏曲创作没关系，跟有没有观众捧场也关系不大。这样的机制下生产出来的东西，必然只能是请专家看，请评委看，请管戏曲的领导看——谁参与了意见谁就负责看嘛。

年少时不喜欢戏曲，是因为听不懂，又不识几个字，连猜带蒙

让人累，蒙出来了也没多大意思。如今依然兴趣不大，还是因为听不懂唱词。字是识很多了，字幕刚打出来，就能一目了然，可是看过去半天了，那咿呀之声还久久不完。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戏曲发展到今天，那些程式化的东西，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一条鞭代表一匹马，一杆旗代表一支军队，兜场一圈三十里，绕场三匝路千程，这都是在前工业文明条件下，当时没有更好的表现方式的一种将就。如今，戏曲的各种功能都有了更好的替代并极致的发挥。戏曲艺术所含的舞蹈、杂技、音乐、歌咏和叙述这些功能都形成了专门的艺术种类，如今的舞蹈已经全方位发展，水上、冰上、空中，无所不能；杂技也是如此，无论体能、速度、平衡力和美感，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音乐、歌咏更是日新月异，通俗，摇滚，哪一个不比戏曲来得痛快？还有对故事的叙述，戏曲是不能和小说相比的。更要命的是电视媒体的出现，使戏曲遭受了灭顶之灾，坐在家里就可领略千军万马的画面，谁还愿意到剧场去琢磨那一桌二椅的写意，一条鞭满场舞的美感呢？还有戏曲的唱词，千年不变的那些观念，且不说它的对与错，就《杨家将》里六郎和北国公主那段唱，北国公主对六郎那么倾心，满腔满眼都是爱，可是她想上去跟六郎说句话，都感到羞耻。那句唱词原唱

是什么我忘了，可大意是“你一姑娘家怎么能去跟男儿说话”——在今天这样一个同性恋都在争取人权的时代，这样的唱词就让人非常匪夷所思，难免大学生们听后笑喷了堂。

如今的戏曲舞台，多了一些儿童明星，有人据此就说戏曲的振兴有望了，中国戏曲后继有人了。比如春节晚会上的那个著名小孩儿，天津的刘小源。那孩子确实可爱极了，她往台上一站，比那些著名的戏曲艺术家还让人爱看。可是仔细一想，刘小源的火热里真正属于戏曲的因素又有多少呢？人们感兴趣的究竟是刘小源的戏曲天分，还是舞台上这个四岁的小孩儿？如果刘小源唱的是通俗歌曲《黄土高坡》，或来一段山东快书，我想人们同样会兴趣不减。退一步说就是刘小源来上一段已经没人爱听了的相声，她也可能仍会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只因她太小，太新奇，大家是在看个新奇罢了。如果明天唱戏的都换成小演员了，时间久了，恐怕戏曲还会恢复成原来的老样子。

中国戏曲弄成今天这个样子，也符合事物兴衰的规律。如果从汉朝的角抵戏算起，中国戏曲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它在诞生的时候，一定是让人心旷神怡的，对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来说，它也一定曾有过鬼斧神工

之美。诸宫调、元杂剧、昆曲、京剧，一路下来，戏曲有过无限风光。高峰过后必然是衰落。1922年，鲁迅在他的小说《社戏》里，流露了一个先觉者，对于戏曲认识的几经迟疑，最后提前告别的心路历程。鲁迅对戏曲不感兴趣的原因除了没有详实资料，但他一次次勉强去看，又中途退场，是有记载的。比如鲁迅有近十年根本就没看过戏，到北京后，有朋友向他夸赞京戏的好，鼓动他一定去看看，盛情难却，鲁迅去了，结果还没坐下就挤出来了，他实在受不了戏场那个喧嚣。后来赈灾捐款，2块大洋换了一张戏票。当时的2块大洋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200元人民币，鲁迅有点心疼钱，就决定去看戏。结果刚看了个开头，没意思，还是提前退场了，并且从此再也没到过剧场。在此提及鲁迅我非常怕有相提并论之嫌，可是实在没有更好的例子，我想以鲁迅那么大的学问，那么尖锐的思想，他看不进戏，不喜欢戏，最直

接的原因，就是戏曲太没意思，耽误功夫又没多大意思，谁还会在上面搭时间呢？总之，对戏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我和许多观众一样提不起兴趣，像通俗歌曲里的那句唱词：想说爱你不容易。

往事不再。不管我们是多么地不想失去戏曲，戏曲都像一个时代一样，行将过去了。在此我大胆设想一下，如果政府能把戏曲列为英语语种那么重要，上大学必考，评职称必考，是不是中国戏曲就可以振兴一下呢？或像封建时代科举制度下的八股文，做官必备，想过荣华富贵的生活必须掌握，男女老幼就会学习它并热爱它呢？我不敢妄言，只能是瞎想。回想少年时代家乡的那座小屋，小屋里母亲的歌声，已有近三十年了。母亲当年一句一句译释给我们的那些戏曲唱词，如今依然没有什么印象，而《江河水》《黄河谣》这两首歌儿，却时常在耳边回响，并且随着岁月，历久弥香。

听 戏

一、《借东风》

湖北省蒲圻县境内长江南岸的赤壁山，就是三国故事中最为闻名的赤壁古战场。由于当年吴蜀联盟与曹魏在此地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决战，它因此而变得身价百倍。隋唐以来，湖北境内江汉一带曾经出现过五个赤壁。除了蒲圻赤壁外，还有江夏赤壁，汉阳赤壁，汉川赤壁，以及因了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的吟咏而百世流芳的黄州赤壁。《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描写曹操在骑马视察过沿江的旱寨、水寨之后，置酒设乐于大船之上。当夜：“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横素练。……操见南屏山色如画，东视柴桑之境，西观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觑乌林，回顾空阔”，而这，正是蒲圻赤壁的景色。

赤壁之战后，赤壁成为遐迩闻名的地方，骚人墨客流连其间，题咏纪游之作层出不穷，人们在峭壁、山岩、湖水间寻觅，附会着古代英雄们的遗迹。有人说，在峭立的岩石上所刻的“赤壁”二字乃周瑜所题，位于赤壁西北方向的山就叫周郎山；有人说，位于赤壁西南部的那个湖叫黄盖湖，相传



图/赵铁英